

## 栾星本《歧路灯》校勘疏漏举隅

刘洪强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栾星先生校注的《歧路灯》有不少需要商榷的地方, 文章通过比勘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与栾星先生本, 指出栾本存在的错误, 并认为当下迫切需要一个高质量《歧路灯》的新校本出现。

**关键词:** 《歧路灯》; 栾本; 清抄本

**中图分类号:** H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4)01-0061-05

栾星先生校注的《歧路灯》(下简称栾本)在《歧路灯》研究史上是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 导夫先路, 启迪后学, 尤其栾本容易获得又有注释, 所以栾本几乎成为研究者必看的书, 当下做学位论文的学生们也都是以栾本为主, 可以说栾本厥功甚伟。然而栾本毕竟上世纪的产物, 随着时代的发展, 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对栾本的校注提出了商榷, 这些都是很正确的。如余辉先生《〈歧路灯〉校注的问题》、<sup>[1]</sup>王恩建先生《〈歧路灯〉栾校补正二则》、<sup>[2]</sup>苏杰先生《〈歧路灯〉文言词语考异》、<sup>[3]</sup>《〈歧路灯〉校点与明清社会生活》、<sup>[4]</sup>崔晓飞先生《〈歧路灯〉栾星校注本献疑》、<sup>[5]</sup>王冰先生《〈歧路灯〉词语校勘补遗》<sup>[6]</sup>等, 本文正是受以上各先生的启发, 通过比较栾本与古本小说集成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 来纠正栾本的一些错误, 至于纠正是否正确还请方家指教。下文回数是指栾本的回数。对于难理解之字词句加以按语, 意思显然者则不出按语。

### 第一回:

栾本:(谭孝移)下了几次乡试, 屡蒙房荐, 偏为限额所遗。抄本:“限额”为“额限”。

按,“额限”为规定数量的限制。清袁枚《续新齐谐·打破鬼例》:“汝误矣。廩有粮, 官有俸, 皆国家钱粮, 不可虚糜, 故有额限, 不得不然。”<sup>[7]</sup>清徐珂《清稗类钞》“考试类4”：“州县额少, 即有优于府籍童生之卷, 亦为额限, 未

免去取不均。”<sup>[8]</sup>而“限额”在文献中亦多出现, 不过多为动词, 是限制名额的省称。如《明史》卷161《杨瓚传》“瓚言民间子弟可造者多, 请增广生员毋限额”;<sup>[9]</sup>《清史稿》卷7《圣祖本纪》“命大臣及清要官子弟应试者, 编为号, 限额取中”<sup>[10]</sup>可知抄本较妥。

### 第二回:

栾本:拜盒内开着一个愚弟帖。抄本:“愚弟帖”为“眷弟帖”。

按,《歧路灯》只此一见, 其他均为“眷弟帖”。“愚弟贴”并不常见, 只有特殊场合才用。此处宜用“眷弟帖”。如第二回“孝移吩咐王中, 饭后时, 叫车夫宋禄套上车儿, 再到账房问阎相公讨十数个眷弟帖儿”;第七回“孝移叫德喜儿取出护书年家眷弟帖”。

栾本:心领神惠。抄本:心领神会。

栾本:你二位既是托我, 我以实说, 这大院里写本房还得五两。我不是要落阁的。抄本:“落阁”作“落哥”。

按,“落阁”不可解, 这是钱书办说花的钱他不会从中渔利。“落”, 方言, 私下克扣经手钱物。

### 第六回:

栾本:今日晌午, 还随了一个三千钱的小会, 还没啥纳, 我要酌度去。抄本:此句后还有“还有送五位乡绅的咨文”。

收稿日期:2013-04-08

作者简介:刘洪强(1974-), 男, 山东新泰人, 讲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E-mail: yuefengqiang@163.com

按,这样与后文送咨文才通畅。

#### 第七回:

栾本:老爷是高迁那一步功名?小的好便宜伺候。抄本:“那一步”作“那一步”。

按,小说下文有“礼部”与“吏部”,可知抄本正确。

栾本:那小马仍然不肯依。但欲已满了八分,也就渐渐收下。抄本:“欲”为“欲壑”。

栾本:孝移踉跄答道:“像是簿輦之车。”濮阳公答道:“是了。”抄本:“簿輦”为“薄輦”。按,《汉语大词典》收有“薄輦车”,亦作“薄笨车”,可参。

栾本:继又办章圣皇太后葬事,先营大峪山,后又祔葬纯山。抄本“先营”作“先茔”。

按,《汉语大词典》“先茔”释为先人坟茔。南朝齐谢朓《齐敬皇后哀策文》:“敬皇后梓宫,启自先茔,将祔于兴安陵。”

栾本:即刻照学院来文传稿誊真,用印签日,申到学院去。抄本:作“用印签申到学院去”。

按,栾本此句不通,抄本可从。

#### 第八回:

栾本:在文人亦主才华,但不知时辰不作准。抄本:“不知时辰”作“不知日时”,

按:“日时”是算命的专用术语,且后文也是“日时”,宜统一。

栾本:去五月节两天,收作一岁运,一岁十一岁,十二岁运就极好。明岁。抄本:一岁十二运就极好。

按,此处不好理解,留此备考。

#### 第十回:

栾本:十人一班,各奏历履。抄本:十人一班,各奏履历。

栾本:急紧到京,见熟问信,话也恍惚。抄本:作“见熟人问信”。

#### 第十六回:

栾本:宝剑拿茶上来,茶杯也是家人皮套带来的。抄本:“皮套”作“被套”。

按,《歧路灯》中“被套”还出现了三次。《汉语大词典》“被套”条释为“被囊的一种。一般是长方形,一头中间开口的大布袋”,可参。

#### 第二十八回:

栾本:这东楼此时就是阿娇新屋。抄本:“阿

娇新屋”作“阿娇金屋”。

栾本:地藏庵范姑子及宋稳婆、薛媒婆。抄本:“薛媒婆”后面有“高皮匠女人”。

按,这不但与礼节合而且与后文绍闻与其有染才不突然。何况后文有皮匠女人说“前日看大叔娶亲,才见了大叔”这句话。

#### 第三十回:

栾本:好贼狗攘的!欠人家二百多两不想拿出来。抄本:作一百多两。

按,第二十三回“九月二十九日,借到谭爷银子一百四十两四钱八分”;第三十一回“说他旧年借了谭绍闻银子一百四十九两”。

#### 第三十一回:

栾本:但不曾得这茅拔茹的话,如何悬空断的叫茅拔茹清还?抄本,但不曾经这茅拔茹的手,如何悬空断的叫茅拔茹清还?

按,茅拔茹的话没有根据,故抄本好。

#### 第三十二回:

栾本:若说绍闻把这遗嘱八个字忘了,他也不是土木形骸。抄本:“土木形骸”作“土木形体”。

按,土木形骸指“形体象土木一样自然。比喻人不加修饰的本来面目”,虽然是一成语,然用在此处并不恰当。

#### 第三十四回:

栾本:有了两个光棍,暗中此照彼应,万不失了马脚儿。抄本:万不至失了马。

按,栾本“失了马脚”与通行说“露出马脚”不一致。这句话两个本子都似难解。

#### 第三十八回:

栾本:功名是可以垂手而得的。抄本:可以唾手而得。

#### 第五十四回:

栾本:王氏道:“王中,你各人走了就罢,一朝天子一朝臣,还说那前话做什么。俗话说‘儿大不由爷’,何况你大爷已死。”

抄本:“一朝天子一朝臣”为“一个秋天一群雁,一个春天一样花”。

按,不用说,抄本比栾本好得多了。另外,周克芹先生《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有“一场浑水一群鱼”。<sup>[1]</sup>可知,这为民间俗语,非常符合《歧路灯》风趣的用词习惯。

#### 第六十回:

栾本：不过是没水不熬火而已。抄本：没水不杀火。

按，栾本第六十四回作“没水不熬火”，抄本第六十四回同，可见“熬火”为“煞火”之形误。

### 第六十三回：

栾本：盛宅猪一，羊一，祭品满案，贖仪五十两，丧戏一台。栾本第六十八回：绍闻想殡父之日，盛希侨助银一百两，贖仪五十两，怎好慳吝。抄本：贖仪一百两，在第六十二回盛希侨说：“我近来手头也窘些，我只助你一百两罢。”第六十八回说“助银一百两”。

按，栾本虽然极力把数字找齐，但仍是矛盾，抄本统一。

### 第六十三回：

栾本：娄朴道：“先生在馆陶捎来家书。”抄本：娄朴道：“家兄在馆陶捎来家书。”

按，先生是指娄潜斋，也是娄朴之父，则娄朴这样称呼父亲为先生则不对，后文第七十一回中，娄潜斋的侄子娄樗在济宁，所以抄本正确。

### 第六十八回：

栾本：我如今已备下一千，叫满相公酌夺二百。抄本：叫满相公酌夺三百。

按，盛希侨应该给弟弟一千二百两有零，如果是让满相公拿二百，还是不够，所以三百两最好，而且后文盛希侨也想拿绍闻的三百两银子，只是绍闻没有了才作罢。

### 第七十一回：

栾本：门外索讨，也难作摧沮败兴之诗。抄本：“摧沮”作“摧租”。这一点苏杰先生在《〈歧路灯〉文言词语考异》中已经指出。<sup>[1]</sup>栾本的校注有误。不过苏先生指出当出自宋项安世《次韵高秀才重九二首》：“台因抱病难重上，诗为摧租已断章。”也不确。这里用惠洪《冷斋夜话》“满城风雨近重阳”中潘大临诗兴被阻之事：

黄州潘大临工诗，多佳句，然甚贫，东坡、山谷尤喜之。临川谢无逸以书问：“有新作否？”潘答书曰：“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氛所蔽翳。昨日闲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闻者笑其迂阔。<sup>[12]</sup>

惠洪比项安世更早，项安世是引用惠洪《冷

斋夜话》中的潘大临典故。

### 第七十一回：

栾本：潜斋道：“少年迫肩，永诀已过十年。”抄本：少年拍肩。

按，《汉语大词典》：“拍肩，轻拍别人的肩膀。表示友好或爱护。清唐孙华《双凤村居诗以志之》：‘拍肩同辈多零落，陇畔何人许耦耕？’……”

栾本：谁知此人竟是这个光景：出门拜客，要坐大轿，挨到黄昏，定打灯笼。抄本：“定打灯笼”为“定打对灯”。

按，黄昏打灯笼并非什么大事，也是必须的。应该为成对的灯笼以显示其阔。

### 第七十三回：

栾本：弟恐路途遥远，或致磕擦，包以粽皮。抄本：“粽皮”作“棕皮”。

按，用来包扎赠送绍闻银子的当不是用粽皮，《琉球国志略》卷14“或寄树榧上，或以棕皮裹悬之”。<sup>[13]</sup>

栾本：绍闻把济宁书筒呈上。抄本：“书筒”为“书筒”。

按，虽然两者都有书信的意思，但揣摩小说的意思，当以书筒为切。

### 第七十四回：

栾本：幸我骑的是驿马，德喜几乎丧了性命。抄本：“驿马”作“驸马”。

按，栾本第七十三回出现“驸马驸马”，所以此回当以抄本为准。

### 第七十五回：

栾本：虽云一可成十，十可成百，但寸菱之草，径动一番炉灶，不如暂且罢休。抄本：“但寸菱之草”后有“难成豫章之材”。

按，“但寸菱之草，径动一番炉灶”之间意思并不连贯，抄本可从。

栾本：那银匠一看，说：“是好干银子，何处槽口。”抄本：“好干净银子”。

按，“好干银子”意思晦涩。

栾本：更谢多贖。抄本：更谢厚贖。

按，抄本更通顺一些。

### 第七十七回：

栾本：程大叔性儿刚直，小侄不瞒二位老伯说，竟是胆怯近前。所以今日不敢相央。抄本：

“今日不敢相邀”。

按,绍闻因为母亲的生日而邀请父执等,并希望父执写屏文,并没有邀请程淑嵩,所以称不敢相央就突然,抄本正确。

#### 第七十八回:

栾本:第十对桌子,是寿桃蒸食八百颗,桃嘴上俱点红心。抄本:“红心”作“心红”。

按,《汉语大词典》“心红”条:“纯红的朱砂。《元典章·户部七·拟支年销钱数》:‘成造信牌,彩画图本,淹藏菜蔬,印色心红,并诸名项杂支。’”作“心红”正确。

栾本:第三张是在星藜堂书坊借哩《永乐大典》十六套。抄本:“《永乐大典》”为“《永乐大全》”。

按,《永乐大典》部头巨大,绝非一般书坊所能有者,况且还有十六套。《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马二先生道:‘想是在《永乐大全》上说下来的。’”据《儒林外史》的注释:《永乐大典》指明朝永乐年间官定的两种举业读本:《五经大全》和《四书大全》。<sup>[14]</sup>

#### 第八十一回:

栾本:夏鼎道:“老伯坟上有百十棵大杨树,若是衙役号了,把树杀倒,还要木主寻车送县。”抄本:“木主”作“本主”。

按,“木主”一般指“木制的神位。上书死者姓名以供祭祀。又称神主。俗称牌位”,联系小说上下文当指木头的主人。《汉语大词典》“本主”释为“原主”。

#### 第八十四回:

栾本:这女儿已长成了一个半女半媳的身材,脸儿好看,脚也缠的小了,头发梳的光光哩,爬角上绑了一撮菜子花儿,站在门边。抄本:“爬角”作“丫角”。

按,“爬角”不可解。“丫角”指小孩的发式。

#### 第八十四回:

栾本:若得罪了,满城并没有第二名的。不怕财神爷,这是和尚不敬如来佛,那个还来送布施?抄本:“不怕财神爷”作“做生意的不怕财神爷”。

按,“不怕财神爷”突兀。抄本好一些。

#### 第八十五回:

栾本:这翠姐与丈夫生气回来,又没人送,

脸上羞,心内恼,向母亲兄弟们诉了肤受之恚。抄本:“肤受之恚”作“肤受之愬”。

按,《论语·颜渊》:“浸润之潜,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指谗言。亦作“肤受之诉”“肤受之言”。

#### 第八十六回:

栾本:料得河南湖广是邻省,走一遭也是正经事。抄本“邻省”为“邻封”。

按,邻封本为相邻的封地。泛指邻县,邻地。这样一来,邻封比邻省更准确,因为“湖广”也不是一个省。

#### 第九十五回:

栾本:绍闻对坐,箕初筮西北坐下。抄本:“斜筮西北坐下”。

按,“筮西北坐下”不可解,

栾本:彼时详审举动,细听话音,底是个有体有用的人,怎的没有本头儿?抄本:“底是”为“的是”。

按,抄本正确。

栾本:吾弟回家,定要在废筒败簏中密密找寻。抄本:“废筒败簏”为“废筒败簏”。

按,第一百二回栾本作“簏筒”,抄本作“簏筒”。

#### 第九十七回:

栾本:这正经老成人,居心肫恻,行事耿介。抄本:“居心肫恻”作“居心肫恳”。

按,《汉语大辞典》释“肫恳”为“诚厚恳挚”,正确。

#### 第九十八回:

栾本:因此卜定吉日,先期竭诚去几位老先生家拜见。抄本:“竭诚”作“洁诚”,

按,《汉语大词典》:“洁诚,态度真诚。”

#### 第九十九回:

栾本:吉卜十五日洁治豆觞,奉近文驾。抄本:“文驾”作“文从”。

按,文驾不可解,《汉语大词典》:“文从,旧时写信对人的敬称。不直指其人,而婉称其仆从。”

栾本:总因赌博之场,儻督也有八分轻忽。抄本“儻督”作“台輿”。录此备考。

#### 第一百一回:

栾本:中殿是汉钟离像,头挽双髻,长须,

袒腹,塑的模样,果有些仙风道骨。抄本:“塑的模样”作“塑的样范”。

按,“样范”即模样,“样范”是方言,《歧路灯》多见,此处宜用“样范”与全文统一。

#### 第一百三回:

栾本:就要说我店家有了转递。抄本:“转递”作“传递”。

按,《汉语大词典》释“传递”为“特指考试时以纸片等私递作弊”。

#### 第一百四回:

栾本:接到谭绍闻所遣飞走报人投禀。抄本:“飞腿走报人”。

这只是笔者所能找到的几个较为明显的例子,其实栾本中还有许多词语与抄本不同。更为重要的是,抄本与栾本中有时会有成段的句子不同,有时次序也不一样,而且清抄本中有许多诗句,为栾本所没有,反之亦然。因此为了《歧路灯》进一步研究的顺利开展,迫切需要一个《歧路灯》的校注本。

需要指出的是,栾本与抄本相比较有许多错误,但这不就表明清抄本就是没有错误,有时抄本反不如栾本正确、精彩。如下面几例:

#### 第四回:

栾本:到孝移五辈。抄本:咱家灵宝爷到端福五辈了。

按,谭永言→谭孚→谭向葵→谭诵→谭孝移→谭绍闻。栾本正确。还有谭向葵,栾本作葵向,大概栾本正确。

#### 第三十二回:

栾本:我给你一串钱与你的女儿买嘴吃。抄本:与你的女儿买东西。

栾本:到我明日过不上来时,还要帮光哩。抄本:还要央您哩。

#### 第五十五回:

栾本:这句话内滋味,却照孔耘轩心坎里打了个挂板儿。抄本:“挂板”为“挂枝”,在第七十二回,抄本也作“却又挂板儿声声打人心坎”,可证挂枝儿不对。

#### 第九十六回:

栾本:就要上京入国子监,煞用苦功。抄本:“煞用苦功”为“熬用苦功”。

#### 参考文献

- [1] 余辉.《歧路灯》校注的问题[J].河南图书馆学刊,1994(3):60-65.
- [2] 王恩建.《歧路灯》栾校补正二则[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6(4):103-105.
- [3] 苏杰.《歧路灯》文言词语考异[J].兰州学刊,2010(3):180-182.
- [4] 苏杰.《歧路灯》校点与明清社会生活[J].明清小说研究,2010(2):153-163.
- [5] 崔晓飞.《歧路灯》栾星校注本献疑[C].《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220-225.
- [6] 王冰.《歧路灯》词语校勘补遗[J].平顶山学院学报,2011(3):99-102.
- [7] 袁枚.续子不语[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316.
- [8] 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2003:610.
- [9]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4386.
- [10]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255.
- [11]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09.
- [12] 释惠洪.冷斋夜话[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60.
- [13] 周煌.琉球国志略[M]//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三辑:56.台北:大通书局,1984:240.
- [14] 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341.

## An Emendation of Errors in Luan Xing's Edition of *Qi Lu Deng*

LIU Hong-qia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Qi Lu Deng* (Lamp on a Forked Road) edited by Luan Xing has quite a few errors. In reference to the Qing dynasty copy of Shanghai Library,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errors in Luan Xing's edition and suggests that there should be an urgent need to compile a new edition.

**Keywords:** *Qi Lu Deng*; Luan Xing's Edition; the Qing dynasty copy

(责任编辑 张文鸯)